

# 金爵主席论坛： 循着百年征程，再现革命先辈精神

■文/本报记者 赵丽



一百年前，有一群青年满怀理想和壮志，在国家和民族的危难关头挺身而出，矢志改变中国的面貌。而这种精神，一直感染着每一个人，这也是电影《1921》制作团队一定要把这部电影拍好的源动力。

从2009年上映的《建国大业》算起，十几年间，导演黄建新拍摄、监制了《建党伟业》、《智取威虎山》、《涓江河行动》、《我和我的祖国》等一系列国产主旋律佳作。在专注现实题材、探索主旋律创作的道路上，黄建新称得上是国产电影的“领路人”之一。他说：“做电影40多年了，我每次接到一个新任务的时候，我常常觉得我是站在大雾之中，一直在找那盏灯在哪里，然后与大家一起去摸索，才终于找着了那盏灯，向着这盏灯奔跑。”

近日，在第2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主席论坛上，黄建新和他的创作团队一起分享了《1921》创作背后的故事。

## 关于尊重历史

1:1 搭建“一大”会址，最大限度再现历史场景

《1921》由黄建新监制、执导，郑大圣联合执导，黄轩、倪妮、王仁君等主演，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后数月的历史细节为主线，讲述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风雨如磐的时代担起救亡重任的故事。

早在5年前，《1921》的筹备工作就已经开始。

“拍出新意”，这是黄建新一开始就定下的目标。“拍《建党伟业》的时候，用了宏大叙事的方法。再拍建党，我们需要改变视角，要有新意表达出来。另外，我们想打开国际背景，这样的话，发生在中国的故事就有了它的世界性，于是就有了新的角度、新的变化。”

如何拍出新意？为此，影片编剧

余曦做了大量的工作，他说：“如何在很短的时间里用很多细节去四两拨千斤地将这么宏大的一个历史题材支撑起来？因此，我想到的是在结构上，一定要找到一条主线，而且这个主线是类型化的。关于建党，代表事件就是开会，是一个任务。这是一个很明确多主线，在主线的基础上，做一些其他的辅线，形成一个多线叙事的结构，让这个事件立体丰富起来。”

在谈到《1921》与《建党伟业》的不同，黄建新介绍，《建党伟业》是点状的，而《1921》需要情节性，就得贯穿人物，用情节来衔接人物。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旦有了人物，电影就开始向故事片接近。因为有了人物关系，就会有情感关系、爱情关系、工作关系等各种关系。于是，这个电影就开始接近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故事片。这是我们最初的一个想法。

有了这个最初的想法，创作团队就开始了最初的工作——学习。为了拍摄这部影片，《1921》的主创团队做了很多案头工作，去上海档案馆、艺术博物馆、音像资料馆等去查阅各种资料。通过这些资料、书籍去试图了解那时的中国为什么需要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但这只是最初的工作。”郑大圣说。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最大限度地再现历史场景、还原历史细节，这是摆在创作团队面前的一个难题。

黄建新说，“一个电影要拍得自如，让观众看到它的起承转合，包括视觉的起承转合，没有躲避，这就需要有一个自由转换空间，也就是说，我在这个空间里不需要躲避。”

基于此，为了还原细节，影片的制作团队拿出了最大的诚意，决定搭一个1:1的一大会议。影片制片人任宁说，《1921》把地点聚焦在上海，是以上海为主体来讲述这个故事。因此，“当我们决定要拍这个故事的时候，做的

第一个决定就是在车墩影视基地1:1还原一大会议址。《新青年》编辑部、博文女校等。从2019年开始，我们就进行了原址测绘工作，很精细地一砖一瓦把一大会议址1:1还原了出来。”

任宁说，对于演员来讲，一进入那个场景，就很容易进入角色，有回到1921年的感觉。第二，我相信，很多观众去观影的时候，也会很容易有这个时代代入感和场景的代入感。

除此以外，制作团队也在上海市区里很多的文物保护单位去进行实地拍摄，“这也是因为导演一直有很高的要求，他觉得这些实景，它的每一个细节，楼梯、椅子、凳子、桌子，都经得起细拍，因为它真的是百年前的建筑。”任宁说。

而这些场景的还原，对于创作团队来说，是非常大助力。“这样的话，镜头可以跟随，可以走，可以伸到大街上任意转换。这样观众就会跟着镜头的韵律进入人物。如果拍摄时，都是躲避硬切，是很难受。”黄建新说。

## 关于戏剧性

“历史学家止步的地方就是戏剧性起步的地方”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1921》不仅要完成历史准确，“有考据，要有历史度调查，要回到历史现场”。同时，作为一部故事片，也不能拘泥于历史本身，要展开戏剧性的想象，做到“大事不虚，小事不拘”。郑大圣说，“作为一部故事片，历史学家止步的地方就是我们戏剧性起步的地方。”

“当我们把焦点聚集在人物上的时候，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这样，也就有了戏剧表达空间。黄建新强调，“那就需要许多的细节支撑。”

其中，“最重要的其实还是还原当时年轻人从内由外的信念感。”余曦谈到。

在黄建新看来，细节最重要的是戏剧性细节，“细节会影响人们的情感和左右情节发展。比如，李达与国际代表见面后，因有不同的看法产生了冲突，回家时，太太问他在想什么？这时，他就想起来当年烧日货时，发现火柴都是日本制造。”这样的一个细节强调，观众就能感觉到角色当时的心情。“这时，一个知识分子国家担当的心气就出来了。”黄建新举例说，“在一大期间，关于毛泽东的史料没有特别具体的记载。但是，我们试图接近他当时的内心、他的情感，所以，我想拍一场毛泽东奔跑的戏，在跑的过程中，主观切入他的少年时代、他的内心。”

因此，黄建新一见到王仁君（毛泽东饰演者），就对他说道：“你跑步的姿势怎么样？如果你跑得很难看，就没法拍了。”

这些大量细节都是为了支撑人物、支撑情感，“最大的功能是支撑观众的想象空间，一旦观众展开想象，就会进行经验补充，所以这个段落就会产生超越表达之外的联想。这就是电影的魅力。”黄建新说。

对于演员表演，郑大圣说：“黄建新导演非常鼓励演员在现场进行即兴发挥，愿意看到他们的即兴碰撞，因为这些演员本来就跟角色年龄相仿，也都深入研究了人物，只要进入角色，其实怎么做都是对的。当捕捉到演员与角色合二为一的时候，这就是拍电影的幸福时刻。”

## 关于诗意化表达

集合的力量大，溅起的浪花就大

在展开戏剧性创作时，黄建新在《1921》中，还希望有一些诗意化表达。“我希望在色彩方面，是丰富多彩的，它有一个主调，主调给你形成的氛围跟音乐、声音配合起来，能产生一种诗意化的感觉。”黄建新说，“我希望这部电影有一些诗意化的段落，电影的影调就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它能给影片带来丰富感，这样就构成了电影的影像的表现系统。”

“每次都希望能做一些新的表达，包括跟影片本身共振。”在黄建新看来，做电影是一件无止境的事情，需要有激情，有热情，得热爱电影，才可能把你所有的精力全部地投入进去。“这就像一潭水，如果你集合的力量很大，扔一块石头就会溅起很大的浪花。”

影片作为本届上海影节的开幕片，已经得到了众多观众的好评。黄建新说，借用一位评论家说的话，他看了这部电影，“觉得是2021的《1921》”，其实，这正是我们当初创作时的一种心境。这样才能跟如今的年轻观众对接上。

从2016年筹备拍摄以来，主创团队经历了非常多的生活。任宁说：“在做这个故事的时候，感受到百年前革命先辈们克服了千难万险，才建立了中国共产党。这种精神也鼓舞着我们，所以就像李大钊先生说的，我们永远是背黑暗而向光明。”

这样的精神，感染着创作团队的每一个人，王仁君说：“在整个的创作过程当中，就好像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所感染着，浑身充满着热血和拼劲，同时也希望能够把革命先辈的精神世界呈现给现在的观众。”

会过去的。”这些普通女性在生活中真实点滴，被影像记录、也被传扬。

## 对话：进一步彰显时代女性形象

在制作电影过程中，女性编剧正在以独特的视角呈现故事。编剧阿美表示，在她理解中，女性电影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从两性关系维度表达女性的主体性和独立性的觉醒，第二种是直接表现出女性自我强烈的主体性和行动性，“希望在后续创作出更多女性视角作品。”

导演郑大圣也参与分享环节中，“从艺术片到商业片电影，明显感受到女性导演的行动力、执行力都很强。我也对此充满好奇、充满期待，希望看到多元化的创作形式，能进一步彰显时代女性形象。”

目前越来越多女性电影人作品在口碑和票房上收获“双丰收”。不少以女性为主视角的电影“叫好又叫座”。“很多女性角色有着很强的抗压性，我们希望通过后续的形象塑造，传递女性力量的力量。”曾拍摄过《战狼2》、《李茶的姑妈》的演员卢靖姗分享了几部她喜欢的女性电影，也希望在参与电影拍摄时，进一步加深她对女性角色的理解。

时代在发展，女性在不断拓展自己职业空间。DIOR迪奥中国区资深副总裁徐茜也参与了现场分享环节，“她影时代”更像一个平台。徐茜表示，期待品牌与上海国际电影节继续携手，见证更多女性电影人带来多姿多彩的女性银幕形象。

# 科幻电影： 讲好中国故事， 更要放飞想象



2019年，一部火爆春节档的《流浪地球》开启了中国科幻电影元年。2020年，国家电影局、中国科协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科幻电影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对科幻电影创作生产、发行放映、特效技术、人才培养等加强扶持引导的10条政策措施，被称为“科幻十条”，中国科幻电影由此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

第二十四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论坛日前以“重塑想象·定义未来——中国科幻电影新思考”为主题展开讨论，来自影视界、科普界的专家学者纷纷指出，中国的科幻电影应该坚持讲好中国故事，加强本土化创作的探索，要敢于想象、大胆创新。

## 加强科幻电影本土化探索

对于很多70后、80后而言，1988年上映的《霹雳贝贝》可能是他们对科幻电影最初的认知。事实上，在此之后的20年间，国内几乎没有出现过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电影。2008年周星驰的《长江七号》上映，大家对科幻电影的热情再次被点燃，但终究还是昙花一现，未能形成气候。直到2019年的春节档，这一局面才被彻底打破，随着《流浪地球》、《疯狂的外星人》两部科幻电影横扫票房，越来越多的电影人达成共识——中国科幻电影的“新元年”已经到来。

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副会长、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副教授王红卫曾参与过《流浪地球》、《疯狂的赛车》、《黄金大劫案》等作品的编剧和策划工作。十几年来，他始终认为中国科幻电影应该坚持“本土化”的道路。科幻电影一则是作为类型电影，二则是作为科幻本身。在此情况下，照搬西方模式可能是一种捷径，但真正能吸引观众的，还是科幻故事的本身。“千万不要去找一个国外成功的科幻电影的模式，然后想怎么把它国产化，怎么把它杂糅一些中国的元素去做，而是应该先找到好的中国科幻故事。”

在观众的印象里，科幻大片似乎一定是发生在外太空的。对此，科幻作家、《疯狂的外星人》编剧董润年希望“创作者对科幻的认知应该进行更新”，“其实你会发现生活中无处不科幻，很多普通的生活场景中就包含着科幻的成分，这其实是创作者包括我自己，特别应该去挖掘的东西。”在董润年看来，生活本身就是科幻的，“这个时代的科技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怎么用这种思维来贴近观众正常的生活，其实已经是接近科技创作的理念了。”

## 科学顾问支持必不可少

《流浪地球》大火后，也引起了一些议论，其中就有专家指出影片中有许多科学常识不够严谨。对此，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柯利军深有体会，他认为，科幻电影还是要遵循一些基本科学常识和理论，而这需要创作者和科学家的通力合作。

开心麻花影业董事长刘洪涛也特别认同这一点，作为开心麻花最新力作，科幻喜剧《独行月球》总制片人，他认为在科幻片的创作过程中，一定要有科学顾问的参与。“观众会从现实逻辑和科学逻辑来看电影，如果电影有漏洞就不可信，不可信就不会有共情。另外，我们创作科幻电影的目的是为了我们关心人类的、宇宙的命运，如果我们在未来观、科学观、宇宙观上面不能逻辑自洽的话，不仅我们对不起自己的初心，更显得这个

努力没有意义。”刘洪涛以正在后期制作中的《独行月球》举例说：“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未来世界观，但电影能表现出的仅是冰山一角。比如我们做了两款月球车，一款是小的，一款是大的，小的是要穿宇航服的，大的是不要穿宇航服的。这个不是简单的传统电影美术道具师能做的。美术部门汇集了材料学、机械学、工业设计等领域的顾问，即便车轮，要考虑色泽、质感、未来感、承重等等。这些如果没有科学家的支持是完不成的。”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学与影视融合专委会常务副主任林育智向大家普及了科幻电影需要的五类科学顾问。“第一类我们称之为非正式顾问，我们会给他提供支撑这个剧情的科学素材和科学理论，甚至帮他构架一个世界，完成世界观的铺设；第二类叫专家顾问，剧本成型之后，针对某一类问题，我们给他找到非常合适的科学家；第三类叫现场顾问，他需要给演员提供帮助，给道具师提供协作问题，甚至现场被问各种各样的科学问题；第四类是科学顾问团，解决一整部电影涉及到的所有领域的问题；最后一类为跨界科学顾问，他们一是受过非常专业的科学训练，二要有完整的在影视圈的工作经验。”

除了科学顾问，王红卫对创作团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前期的创作团队一定要有基本的常识和概念，重要的是整天奋战在一线的创作团队里面，他的知识储备是不是足够。”科幻作家、编剧陈楸帆也非常认同王红卫的看法，“科学顾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工具、武器，创作团队的科学素养、科学理念，如果没有匹配上提供给他武器，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也会不尽如人意。”

## 技术给想象力插上翅膀

近些年，中国电影产业飞速发展，技术水平不断提高，都为国产科幻电影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国内特效公司天工异彩曾助力《寻龙诀》、《悟空传》等国产大片制作，创始人常洪松清晰地数了这些年技术的进步，“就像2006年，数字技术取代了胶片流程，未来的智能影像技术一定会取代现在的数字技术。比如电影级的换脸换头，原来的数字技术可能要两三百人，一部电影后期要干一年，现在可能一两个技术人员用一个月就完成了，而且精度非常高。”

电影技术的飞速进步，其背后是无数开发人员夜以继日的付出。对此，王红卫呼吁，无论是资本方还是创作团队，都应该尊重幕后技术人员的劳动成果。他表示，当下特效公司人才流失问题严重，很多特效公司的人才跳槽去了游戏公司。“这是非常可惜的！我希望整个行业都更关心和尊重这些做着基础工作的技术人员，而不是仅仅作为一个采购方去购买这些技术。”

与此同时，王红卫也提到，面对飞速发展的技术，创作人员也要保持警醒，不能因技术而“变懒”，“创作人员不应当这么快就产生对技术的依赖，技术给想象力插上了一个真正能飞的翅膀，但它不是取代想象力的方式，我们不能忘了自己作为艺术家的创作天职。”

对此，科幻作家韩松也指出了科幻文本创作的重要性。“我看过好多科幻电影，它不是科幻不行，而是电影本身不行。从文本来看，科幻题材最具颠覆性、挑战性，它常常挑战你既有的认知和世界观，这个东西既使在小说创作中也很难达到，改编成电影就更难了。”

# “她影时代”对谈： 用电影向世界传递女性声音



女性是银幕上的永恒风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女性题材作品走向观众，以《你好，李焕英》、《我的姐姐》为代表的女性题材电影作品以其独特的魅力不断抬高市场的天花板。有感于此，第二十四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特别联手DIOR迪奥推出“她影时代”对谈活动，演员、制片人赵涛，导演郑大圣，编剧阿美，导演、编剧曹金玲，演员卢靖姗、DIOR迪奥中国区资深副总裁徐茜等嘉宾聚焦女性电影人齐聚一堂，探讨“她影时代”的独特魅力。

初心：鼓励女性电影人探索多元视角

此次对话活动是第二十四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与DIOR迪奥的“联名款”活动。“希望此次对话鼓励更多女性电影从业者表达自我、传递思考、探索多

元视角。”DIOR迪奥中国区总裁Hervé Perrot介绍，品牌与被称为“第七艺术”的电影有着不解之缘，为银幕内外的女影人创造了一个个优雅、独立的新女性形象。

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副主任童颖也在现场表示，上海国际电影节长期关注电影发展浪潮中的女性声音，为女性电影人的才华、努力与勇气搭建展现平台。此次与迪奥品牌合作，双方共同致力于鼓励电影从业者表达自我、传递思考、用影像书写时代故事、促进女性电影创作。

## 分享：光影之间展现“她”力量

对话主题围绕电影、女性两个关键词展开。制片人、影评人滕井树作为主持人与现场嘉宾互动提问。作为极富影响力的女性电影人代表，演员、